西堂文集

長洲尤　侗悔菴譔

表二首

玉皇聖誕賀表

伏以帝出乎震九重開閶闔之宮皇建其中萬歲受軒轅之曆統日月星辰而垂象剛健輝光分春秋冬夏以乘時高明悠久慶臻天壽歡動人和恭惟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一元恢漠萬有彌羅亶太初太素之精立於穆於昭之命靜專動直爲三界之權輿居高聽甲作十方之主宰陰陽不測自有顯神藏用之

功賞罰非私本無亭毒虔劉之意大化獨行于混沌洪鈞並及于魏巍爰宅五城聿崇八柱玉京金闕環碧落之雲階紫蓋黃旗護彤庭之香案時維獻歲律在陬陽當東皇司令之辰正　上帝降生之日春氣肇初乾元用九寄胚胎于妙樂証因果于菩提遂升耀魄之尊咸拱紫微之座青霄絳霄之上殿啓九閽黃道赤道之中冠成五采珠連璧合三曜呈祥海嘯山呼百神來賀西池王母獻桃實于東方南極老人挹酒漿于北斗惟雲和靈鼓

今天子猶望拜于郊壇矧明水清香凡庶民不肅將于

齋室臣等蓬茅下士蟣蝨微臣雖懷顧諟之思敢冀璧
觀之眷因皈玉斗得隷文昌抒丹悃以投誠際青陽而
上壽朝日明夕日旦愼戒必恭日之升月之恒式歌且
舞永守乾乾之惕仰祈赫赫之臨伏願體道上玄施恩
下土國家保定無兵戈水旱之災民物雍熙有學校井
田之樂和風甘雨遍周三百六十度之中景星慶雲遠
被一萬九千里之下將見左龍右虎前雀後武皆效命
于中樞南箕北斗東啓西庚亦近光于太極矣

擬賀　太皇太后萬壽表

伏以紫微凝極三宮之位斯尊黃道呈祥萬歲之期允

協受介福于　王母殿啓椒風篤具慶于　曾孫觴浮
蘭露集　一人之燕喜俾壽而臧合萬國之歡心式歌
且舞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天資聖善地道含弘慈教被于彤軒淑
儀昭于掖路虹流華渚爰開少昊之符燕降郊禖厥本
有娀之瑞篤生　烈祖肇建丕基同璇室之皇娥作鎬
京之文母既思齊而思媚亦宜子而宜孫燕翼方長貽
謀更遠漢家明德愛甚含飴宋代宣仁化行稱制洵女
中之堯舜爲今日之嬀姜
皇上天授神靈性成達孝九州肆覲聿隆尊養之恩一

日三朝不爽起居之節常虔　禁御每侍　宸遊六宮翠輦偕趨長樂之塵三輔溫泉親歷華淸之駕欣逢獻歲正發春陽旭日麗以迎人條風弱而扇物嶽音允暢令色彌康知　聖壽之無疆覩　天顏之有喜用承玉輅躬捧霞觴瑤臺雲起望戴勝之仙人寶殿星羅見舞斑之　天子乘之昭陽褕翟貫月齊輝甲觀蘭芽前星初耀並效介眉之祝益增繞膝之歡數蓂莢以添墊飛琪花而剪綵上林黃鳥似叶鸞笙左个蒼龍同銜玉燭信　天家之樂事稱　京室之休徵臣等幸際黃軒叨游靑瑣仰瞻　黼座思追宴鎬之風遙跂　椒闈欲和

呼嵩之響挹酒漿于北斗頌松柏于南山伏願　贊軌
堯門　延和姒幄則百是慶助　後聖以克昌　於萬
斯年共先天而不老丹霜絳雪長錫嘏于蓬池紫蓋黃
旗並垂光于金闕

啓二首

賀丁方伯啓

恭惟執事山斗高風星雲瑞氣裔出太公之後東海表
其世家名從宣聖之前孔諱思　北方稱爲學者早題詩于
雁塔曾視草于花磚暫厭承明之廬爰仰股肱之郡扶
風馮翊寄四國之藩宣天保采薇作萬民之麓保方掌

外臺之任威振盧江旋膺列岳之司風行楚甸　帝心簡在謂江南總財賦之區　王命更新惟丁伯稱屏翰之職三吳民困仰膏雨之來蘇四海軍興借福星之籌運雙旌初蒞四牡咸歌治某僻處菰蘆竊攀翰墨追攬轡埋輪之事每念古人誦賣絲糶穀之詩更傷今日願得廉明之長日照窮檐欣逢慈惠之師春回寒谷因巳溥恩萬戶豈惟私藏二天叱馭而至喜瞻飾使旌帷負弩而迎敢効兒童竹馬溥修燕賀佇候龍光

候王憲副啓

恭惟某官始興門第聊擷才名露晃褰帷初出青溪之

柵星軺攬轡常開朱雀之桁遂膺中禁之咨爰總外臺之掌風生接問日報平翻在上江固被春溫而下里亦沾河潤私叨烏愛共喜鶯遷何期持斧之時忽遘鼓盆之變七香車杳金鈿暫去人間百子牀空玉佩應歸天上琴悲鶴別鏡怨鸞分孫子荆之情生于文荀奉倩之神傷于貌豈惟紼謳鈴唱親串銜哀并嘗巷相舂歌子民飲痛治等誼深紵縞恩重帡幪感潘令之悼亡招楚些而助挽素車白馬未奔幕府之山桂酒椒漿遥斷皖江之水稍伸慰恤不盡悽愴伏願爲　國忘私隨時順變非朝非暮息想夢于蘼蕪靡室靡家咏來思于楊柳

金貂玉篦周原之馬載馳葦杖蒲鞭漢綱之魚多漏蒼生永賴黃壤增榮

書一首

寓陳大司空書

側嘗聞之古人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而語又云士爲知已者用二說似相反而實相成也夫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君子非之然揆之人情有不能已者士當貧賤之時居無鄉曲之譽出無廊廟之援名沒齒而不稱焉設有一人哆口而譽之垂手而援之俾得奮其舌而伸其筆雖未榮貴其身鮮有不感于心動于色流連慨慕而

不能忘者虞翻所謂天下得一人知己可不恨也此在比肩之輩尚爲刎頸之交而況遇合于鉅公見推于大賢乎鄒陽有云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容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信乎莫爲之前雖美弗彰士之待舉亦猶是矣顧古之薦賢者舉爾所知而已周公之時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餘人趙武所薦白屋之士筦庫者六十家豈必人與之相得家與之相識哉今之薦賢者則異是非有肺腑之戚則弗親也非有銜盃酒之歡則弗信也無左右乎繆公之側則弗思也不

日掃平陽之門則弗見也雖有盛名之下觀聽望深而聞聲相思進前不御者多矣何者人未易知知人不易恐其名不副實因而累我也怨不酬德反而負我也蓋陳勃舉茂才不以實削戶二百何武舉正直者盤辟失禮亦坐左遷至李德裕薦白敏中不惟背之又下石焉是以當路公卿雖其平生握手之交猶豫而不敢任囁嚅而不肯談況乎越拘攣之議馳域外之觀用心于無望之地施恩于不報之人哉若閣下之于侗雖吳越相去三百餘里未嘗一望見顏色也以大司空之尊俯覗邊庭散吏不啻上下牀之別也侗之歸田灌園已二十

年矣未嘗有尺書寸牘及長安貴人之門也雖有謬悠之說荒唐之言著之詩文傳于流俗者其為技亦已薄矣且少不如人老將至而耄及之其學業進否未必有加于昔也而閣下毅然獨斷遴于衆人之中達于
天子之側此非深知侗者不能令也
皇上親試闕庭猥蒙採錄擢之侍從之班命以纂修之職則庶幾奉令承教可幸無罪矣若侗自揣樗櫟之質非楩楠之需絺綌之材無黼黻之用萬一奏對不稱
上旨擯斥而去固其所也豈不羞門牆而貽笑當世之士乎誠不知閣下之知侗者何等其舉侗者又何說也

雖然閣下之知侗深矣而侗尚未能受知于閣下者侗放廢已久且有犬馬之疾杜門却軌長爲農夫以沒世其出山之思如牧羊者之鼓吹車蓋未嘗夢及之也一旦奉　詔重登仕籍身本吏也豈敢驕語高尚但以麋鹿之性被犧牛之文既不合時亦違所好去秋復遭亡妻之變悲傷涕泣方寸亂矣雖欲勉自修飾以圖報稱其道無由前曾詣部請急例不見許稍俟史局告成便當上表陳情乞骸歸里釣魚種豆以終餘年此侗之素志也然則侗固不能爲知已用卽閣下亦焉用侗爲哉閣下固未嘗與侗相見但聞吳下有此阿蒙耳亦未知

侗之頽唐潦倒一至于此然其薦賢爲國之心出于誠然而不爲公門桃李之計此固一人信之羣公諒之而侗所流連慨慕而不能忘者此也侗以一介書生往受

先帝夌雲之賞今

皇上起之草茅置于翰苑　兩朝知遇雖子雲相如殆無以過而閣下與大司馬王公前或推之後或挽之奬進踰分誠非所堪然侗得知已于吾　君吾相亦已足矣豈必日受千金之賞一歲九遷其官乎侗之赴召值閣下奔喪南還未獲晉謁都門羈紲侍側尚未有期敢

以奏記先之然叔向不謝祈奚而韋澳唐介亦恥呈身識面候問之不時儀文之不備皆非閣下之所責也伺

再拜

論二首

王媛貞孝論

歸太僕有言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嗚呼由歸子之言禮之正也若女未嫁

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義之變也義在爲其夫死謂之烈義在終身不改適謂之貞烈近乎忠貞近乎孝近乎忠者一于從夫而已近于孝者雖志在從夫而内不傷父母之心外不違舅姑之養質直而行婉殆變而不失其正者亡于禮者之爲禮也吾郡金墅周媛字彭山何衷宸丙辰衷宸病亡女聞訃衣縞素璺垩朱履閉門自縊死人皆以爲烈予既作詩紀之矣逮今丁巳復有吳江王媛一事媛字吾里蘇氏子琦琦于癸丑年殁女年十七截髮誓殉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明年姑顧夫人又卒女持服盡哀或勸其改適者輒大慟投繯幾絕

父母知不可奪告于蘇迎歸以死守焉可謂貞矣兩年之間貞烈並出死生不同其致一也歸潔其身而已然爲周易爲王難蓋決于一旦者無反顧之勞矣于終身者有百折之苦也吾又聞女至蘇門命去綵撤樂然後入其奠夫也拜而不哭其奠姑也哭而後拜其見太翁與翁也必易服飾言動如常時可不謂知禮者與以是稱貞孝王媛也夫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皆未免于過也以厲世可矣歸子曰先王之禮不足以厲世必是而後可以厲世也乎嗚呼以此厲世而天下後世婦人女子猶有見

金夫不有躬者

尚德緩刑論

上古之世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三代以後欲遵此以治天下其勢有所不能故刑者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吾讀虞書帝堯在位七十載自授時治水外未嘗刑一人而虞舜繼之乃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四罪紛紛豈重華之德不若放勳哉風氣漸闢奸宄日多亦勢有以驅之也然其命皋陶既告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矣必中之曰刑期于無刑而皋陶亦承帝意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舜以刑治天下而四方風動者惟其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已至周穆王作呂刑遂以墨劓剕宫大辟悉變爲罰鍰此即金作贖刑之制而益充之說者乃謂穆王巡遊無度借此以斂民財不知五刑之疑有赦蓋因其疑可赦而不遽赦姑取其鍰以示罰耳然總之閱實其罪未嘗輕縱以滋害也故夫子删書取之以其有哀矜惻怛之思焉其後漢文詔除肉刑又除收帑相坐律令唐太宗亦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斷人趾吾不忍也又親錄囚憫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嗚呼若二主者可謂尚德緩刑之法矣乃陳羣輩猶欲復

肉刑敢爲殘忍之說而卒不可行且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夫以刑止刑譬之抱薪救火火且益然若潑以一杯之水其焰少息而況決江河之流乎刑猶火也德猶水也未有德盛而刑不衰者且以一命之吏躬行教化百姓猶感而從之如仇覽之于陳元母子亦其效也奈何以天下之主武健嚴酷然後愉快乎然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仁義雖起大盜不止故刑者所以濟德之所不及至不用德而用刑于是進以緩之之道蓋于必死之中求其可生之路故死者不可復生而亦無憾也昔者聖人作易其大象言刑者六焉始于訟終于中

孚訟者刑之始也而象不言刑但戒以作事謀始欲其無訟期于無刑也訟不可止而後用刑故繼之以噬嗑曰明罰勅法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刑不可以終重故繼之以解曰赦過宥罪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刑不可以終輕故繼之以豐曰折獄致刑所謂刑平國用中典也至于旅之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蓋哀囹圄之人甚于逆旅無使淹留以召怨氣仁愛之至也終以中孚曰議獄緩死緩則留矣蓋罪輕則不留罪重則緩之古人决死刑者皆五覆奏亦緩之道也而必係之中孚者訟之起也以有孚窒上以孚感則下以孚應故窒化而爲孿

非尚德者孰能與于斯乎後之人君上思虞舜穆王之所以訓下求文帝太宗之所以治考之于書合之于易庶幾道民以德有刑措之風而宣帝乃云漢家自有制度奈何純任德教此路溫舒有激乎言之而惜乎其不知本也

記三首

槐榮堂記

夫椒之麓大木千章其幹矗然而挺鬱然而豐者有槐焉蓋乎許氏之堂堂之中象服而坐者爲錢太夫人冠帶侍立者大中丞公也吾聞大中丞四歲時太夫人指

槐語之曰此槐覆堂汝作都堂至中丞五十而言遂驗吾不知太夫人何以知之豈槐有靈焉見夢于太夫人而爲之兆與或太夫人預卜其子之貴姑借樹木爲讖槐乃應命而興與然當中丞開府晉陽太夫人已沒此其故太夫人雖知之而未及見之故無得而徵焉迨中丞即世槐則枯矣越歲辛卯枯者復榮于是青與侍御登巍科歷膴仕而諸孫孝廉文學翩翩代興顧視槐之矗然鬱然者若青葱之始茁也此其故不惟太夫人不及知即中丞暨侍御以下豈能知之噫亦異矣夫祥桑嘉禾赤芝紫荊草木之異不一而足而莫著于宋王祐

手植三槐謂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此與太夫人言絕類宋晝載祖士雄庭槐甚茂及雄居喪槐亦枯死服闋還茂高祖嘉之名其里曰累德與許氏兩世事又類其尤異者晉陽城角有槐一日之間三榮三悴然則天地生物無所不有其榮枯變化固物理之常而不足異與若人世盛衰隆替之數則存乎其人德業有以致之彼草木無知偶然相應未可以爲常與然洪範休徵庶草繁廡禎祥之至至誠前知豈有一定而不爽者與此其故吾亦不得而知也青與侍御之爲此圖也非以炫異亦曰小子志之以無忘太夫人之教及大中丞之烈云

爾古之大夫有嘉樹焉猶封植之况先澤所存者乎遂出以示尤子尤子曰美哉吾爲之賦甘棠

修虎丘廻廊記

吳地記云虎丘絕嵒聳壑茂林深篁爲江左丘壑之表其最奇者無如劒池千人石他若梅花樓小吳軒五臺山平遠堂千頃雲小竹林諸勝雖一泉一石一草一樹皆有名士高人登臨題咏之蹟故足樂也向有東西二寺久廢今雲巖寺復燬于火大殿重建缺其前楶　國初某總戎始築廻廊以通步徑且可以遠眺望杖履徘徊居然勝地矣三十年所漸即敧頽觀察金公偶駐幨

帷頓深懷古遂捐貲修焉夫虎丘一卷石耳廻廊又虎丘之小者何足爲公記然予因之有感焉公建節金陵固六朝舊都也王導幕府之山顧榮麾扇之渡尚有存者乎南望鐵甕則寄奴之戰塲也東望蕪城則煬帝之離宮也又試登鷄籠眺牛渚極目滕王之閣回首仲宣之樓烽火連天江山如夢欲問前人之遺跡有不可復識者豈止憑弔吳宮于二王別墅與零落之悲哉然則公之修是廊也慨然而思惕然而懼知古今之遞代而盛衰與廢之不可常保也因以固繕其疆圉綢繆其牖戸緝理其綱紀撫綏其民人百堵皆作庶事允釐舉可

于斯役推之已公歷典大邦威名甚著先在維揚修平山堂稱文章太守今于虎丘寄興復爾謝安石往來東山羊叔子流連峴首此其意豈在遊覽之娛哉勾當江南公事不出山水間矣

義金菴碑記

距吳城四十里有横金鎮鎮有義金菴俗傳管鮑分金處也予攷管鮑分金處在濟南之鮑山叔牙夷吾未嘗至吳此必誤矣或者後之人有聞其風而起者因附會其說與菴肇明初再葺于萬曆丁亥久而傾圮里中有錢君舜臣者慨然捐修夏而鳩工秋落成焉諸善士繼

之而兩廡而祖廟而外殿次第鼎新微錢君率作之功不及此夫佛者之道大矣不必以義金名然如錢君之捨財修寺亦分金之義也倘或聞管鮑之風而起者與故仍其名不必辨其誤也菴僧海明乞記于予漫書以勒于石

傳 六首

木瀆仙姬小傳

木瀆仙姬自稱慈雲侍者丙辰冬降乩郡侯高蒼巖使君署中嘗敘生平乞予立傳予覽而異之為輯其畧云姬武林人姚氏生時母夢玉環一枚上有龍鳳篆入手

而碎化爲青蓮花因名玉字守貞娟娟其小字也五歲
而孤依外祖篁菴口授唐詩卽了了嘗命賦桃花有句
云一自夕陽憔悴後五更風雨葬西泠篁菴見而歎曰
是兒慧心但福薄耳九歲外家喪亡遂轉徙流落廣陵
廣陵故狹斜地女子攬箏琶工紅粉粧衒貴客姬處其
間夷然不屑也日攜書卷默默自娛而已同輩教以歌
舞謝弗爲強之再三乃喟然曰綠綺可親庶幾在高山
流水間乎因學琴通五十闋每當淸風朗月供瓶花一
枝爐香一縷鼓一再行凄然泣下自呼曰玉兒玉兒竟
墮火坑耶回首故鄉雲樹渺然孤山鶴唳可復聞乎錢

塘小小今安在乎父兮母兮畜我不卒可奈何聞者皆欷歔罷去年十五積詩八百首一一以蓮花箋書之什襲篋笥冀遇知音者不可得亡何爲狙獪誘去獻某太守雜置下陳中姬旣失身狂且鬱鬱不得意惟賦詩自遣羣妾妬其能譖于主人誣以他罪遂罹害坎署中隙地瘞焉一靈不散往來風月之下偶遇華山破雲仙師憐其寃死教以眞訣并傳斗呪習之會羣仙考校人間詩文見姬集皆稱善遂召隸仙籍令主木瀆爲水神木瀆由胥口橫塘接靈巖香水溪更前則鄧尉諸山梅花萬樹如衆香國故姬樂居之將于此葢茅焉降壇詩云

經年憔悴到梅花木瀆寒風石徑斜記得相思明月下爐煙縹緲認兒家髣髴盤塘江上一樹紫荊意也有欲爲姬寫照者問其結束答云幅巾深衣手拈竹枝葢道裝也然姬性好吟咏多綺語或疑其礙道詰之則曰夙習未除深愧學道不力又將墮入劫中矣詩復何益但妾道從詩證道卽在詩臨去秋波老僧覺悟諸君以妾詩證道卽可爲妾懺悔也有味乎善爲詩人解嘲矣高公幕客有桑楚執汪粟亭陳山農程香升諸君姬與唱和多佳句稍傳于世然所著八百首竟不傳惜哉

悔菴曰才子數奇佳人薄命其生而不遇者歿必爲神

靈鬼怪飛揚浩蕩于天地間理固然也若仙姬以弱女子遇人不淑韶年隕命玉如煙然良可悲矣一旦陟仙班司水府復出其幽光艷影游戲塵埃以洩其不平之鳴又何奇也蓋天上無懵懂仙人即兒女恩怨亦似有不可解者昔張女郎彈箏後小女郎援琴數弄相顧流涕語沈警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由此觀之豈獨仙姬爲然哉

汪阿金小傳

予友王禹慶與新安汪周士晉賢昆弟善嘗介而過予蓋渢渢乎莊雅士也臘月既望王子以書來道周士與

其愛女屬予作傳予頗訝古未有六歲女子立傳者及讀王子所爲冥異記歎詫久之曰是可傳矣女生康熙己酉四月眘目如畫若有笑容曾大父景仁公年七十矣見而奇之摩其頂曰此必再來人愛惜如金遂名曰金亦猶嶺南人愛珠生女名珠娘也彌月忽有白衣老媼踵其門曰聞君家新產女願一見也家人竊怪之拒弗納其母曰是必有異姑見之抱而出媼撫之曰此龍女也以碎大士座上玉瓶故暫謫以君家好善故仕君家爾又囑云他日愼勿令入大士院及見大士像見卽生悲惻心必逝矣家人益怪之與之食弗顧而去汪氏

故家新安其別業在桐鄉甲寅夏五有持吳道子大士像求鬻者吾賢以錢數百千易之供于別業內室秋九月新安寇發周士攜帑至淛母氏見大士像喜曰往山中避亂人呼大士名號悉免于難今幸休居瞻妙相敢忘恩乎焚香膜拜阿金亦合十同頂禮也時爲仲冬二十七日越宿女遂不食曰吾夜夢一神人挾我渡海海中波濤如雷騎一竹枝不敢前今我頭岑岑何也延醫視之藥弗納蘊痘七日而殤年僅六歲果如老嫗言噫嘻異矣周士云女生周期祖母口授經典卽朗誦如夙記者稍長令督諸婢紡織勤惰中程且手製女紅不學

而能何了了也當亂時崎嶇山谷依祖母母氏側撫其
弟妹嬈婉曲至病劇猶謂母云吾父明日生辰今夕何
往因嗚咽既執祖母手曰兒死命也有妹在老人無過
傷蓋女之孝友又如此宜周士夫婦哀憐涕泣念之不
忘也予既傳其事并係以贊曰
善哉大士尋聲救度童子南詢女亦下住何求而來何
厭而去去來無常殀壽有數如彼玉瓶圓缺隨具現身
夢幻以警翁嫗

江節母傳

新安接駝有江氏其始微矣繼起者曰中廣以廉賈大

其家舉丈夫子四叔子萬里娶于桂溪項氏即巍母也先是伯殀仲荒于酒惟叔偕季貿遷在外母以十指佐之奉翁滫瀡翁安之曰是善事我何必子亡何萬里卒旅次母慟哭不欲生其父母止之曰若不念白頭翁與藐諸孤乎惟翁亦云葢母有三子一女矣乃忍淚強進一餐稱未亡人者氷霜風雨十九年如一日也既而季折閱負子母錢將鬻兄產以償曰寧無田勿有債也且債之不去田將焉存棄產便翁不可曰賈而負當賈而償無田安得食無食是無孤也無孤是無吾家也柰何乎棄產由是父子交相難也母聞之泫然請于翁曰兄

弟四人惟叔在耳上而事親惟叔下而撫孤惟叔豈可積宿逋以遺叔累且慼翁心乎願以產畀叔翁感泣曰他日其若孤寡何恐貽後悔或出怨言母應聲曰苟無產而貧命也不敢怨亦不敢悔厥後翁叔繼歿母家日落鉼無儲粟桁無懸衣處之晏如也惟勤紡績以給膏火課耕讀營婚嫁經畫井然家業稍稍裕矣母無喜色居恒語諸子曰吾往日非不愛產也懼失天倫歡昔人謂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故一舉而全叔之孝成翁之慈且慰而父之友愛于地下也吾一身食貧固已甘之不暇爲汝曹計幸而有今日吾始願不及此豈非天

哉當母喪亷時人皆惜之且爲子孫憂及匱乏或竊笑之至是莫不賢智其母母之稟至性識大體一生苦節基于此矣自是十九年中翁之葦席待母而斂也窀穸待母而封也姑之穴有水蟻焉待母而遷也卜夫子之兆願近先塋待母而祔也仲氏溺酒賣其墳隙地母曰雖隙地一坏可削乎則贖之翁嘗爲長子留空宅仲折券入酒家母曰臥榻之旁無使他族偪處則復之久之并欲賣其居母曰吾非利伯之產顧先人敝廬不可棄也吾雖貧必置爲外府俟伯子長仍復其所季有祭田奴以夫亡私售族人母曰吾聞君子雖貧不鬻祭器況

祀田乎以巳貲陰託人市之仍歸其祖俟其女嫁而後執業俾之夫婦偕亡附身弗具母則曰于我殯其子無立錐地母則曰于我舍季姒少寡不能舉火母則曰于我供給亦以助我守也次子爲季後屢空無傳焉母仍以家財三分之曰鳴鳩養子均一之義也三子化母之教各無異言鄉里親戚有急每振貸之旣哀其窮輒爲焚券凶年則爲食以待餓者無不哺也母可謂好行其德矣故江氏子孫必有興者至今人頌母節不衰微節母一錢其終微哉母年五十有一歿于故明崇禎辛巳距今三十六年其次子其源不遠千里乞予立傳予因

其行狀節次之無飾辭焉

論曰㝷輯吳郡志至列女傳所載節烈事未嘗不低徊久之然節難矣節而孝尤難孝而兼弟與慈者世不一見也若江母之事舅姑生能養死能葬可謂孝矣待伯叔和妯娌維絕存亡可謂弟矣教育三子平均如一可謂慈矣而皆于棄産一節備之嗚呼孝弟慈大學所謂王道也吾觀于江氏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節母過孺人傳

過孺人者武林沈孝廉一成之母也先是孝廉試于鄉不利母勉之遠遊以就功名遂自杭抵京入奉天籍以

康熙乙卯登賢書閱月而孺人歿孝廉披跣擗踊見星而行將歸葬于途中排纘行狀乞銘于韓王兩座主過吳門復乞予作傳孝廉自以負終天之恨觀其辭色深自責若無所容者予慰之曰無然也經不云乎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使子守匹夫之節滑滫瀡瀡廁牏朝夕予舍于已得矣孰若邀 朝廷錫命貽親令名爲光寵哉且安能藉大人先生之鉅筆以垂泉壤故爲母傳者所以章沈子之孝也當孺人未亡時年甫二十孝廉生未及期呼天誓殉自經者數矣賴老姑老母力持得免兆璜府君故儒者不事生產又遭

外侮家日落孺人黽勉有無衣裳饘粥皆從十指出孝
廉三歲嬴疰幾殆母痛心疾首辛勤鞠育隱若有冥護
者幸無恙及長入學則督課加嚴每夜從外塾歸機杼
軋軋與咿唔相間寒風暑雨未嘗不淚漬枕席也母可
謂教養兼至矣乙酉避亂焉航母挈孝廉與中表鄒氏
子俱夜走徑山中鄒氏子病不能行母百計覓肩輿舁
之而自提攜徒步以從風高月黑榛莽塞路流離萬狀
卒獲俱全嗟乎母之高義于是乎不可及也已吾聞魯
有義姑齊兵追至棄已子而抱兄子人問之曰已之子
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

妾子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國人不吾與也子雖瘠乎獨謂義何孺人之義比于魯姑矣孝廉既婚舉一子母撫之喜甚已而潸然曰吾藉是可見亡人于地下雖然未既先君子讀書砥行鬱鬱賫志以歿成遺業者是在後人夫身不困不激思不遠不奮子其行乎孝廉涕泣牽裾請留則告之曰爾能成名以光爾父雖在四方猶膝下也舍是而謀色養雖有甘旨吾將吐諸行矣勉之吾不爲倚閭之望也故孝廉之間關萬里一鳴而升青雲者母志也聞報之日母欣然進一觴曰未亡人將下報吾夫蒸目于是乎瞑也嗚呼方孺人攀棺長號

孤幃弔影㦢藐孤于寒氷凞巷中四十年艱難辛苦備
嘗之矣即孝廉躡屩擔簦重跡遼海黄茅衰草南望白
雲鮮有不嚙指出血者豈不悲哉今有子克家用文章
以取科名卜其宅兆以襄窀穸素車白馬執紼而送者
幾何人賢士大夫相與咏歌而稱述之觀者嘖嘖歎爲
是母是子又何烈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
不待罔極之恩固無時而已然執節以從其夫守道以
教其子生有令名死而不朽復何憾焉孺人二十而寡
享年六十有二于例得　旌他日孝廉登高第以請于
朝其顯揚有十倍于今日者若夫執簡而書以闡幽芳

勵末俗則二三子之事也故予不辭而爲之傳

吳孺人傳

戊午九月喪我孺人曹氏予哭之于今三年哀未忘也庚申六月復死我次兒瑞予重以哭我妻者哭我子自謂天下悲人無有過予者乃吾年友方子渭仁今年五月吳孺人卒京邸先時次君引禮往祥符就婚于毛氏八月中忽焉病亡尚未聞母訃也方子朝哭其婦暮哭其子其悲也殆過于予焉兩人者相弔也思所以相慰者不可得于是方子出孺人行述示予命作傳予讀之泫然傷孺人之賢而死不忍言又不敢辭也孺人爲淳

安名家子少端莊不好戲年十八歸方氏初未知書以夫子好文墨稍習學遂能稽簿籍及他章句尤精女工嘗取髮絲四劈爲山水人物細巧如畫雖針神弗如事姑吳太孺人尤順每薦旨甘奉湯藥終宵立牀下不去或謂畏之甚孺人曰婦事姑内則也奚畏爲逮事繼姑余亦如之當舅贈公之疾也方子以事阻建寧孺人屑肉糜和粥以進贈公頷之曰是善事我既歿或謂贈公體豐不宜暑議三日移殯于外孺人慟哭持不可曰翁幸有子成進士奈何委草莽乎及方子歸而簞貝熬塗諸具秩如也甲寅寇警移家武林叔太學君竄匿山谷

孺人謂方子亟迎之翁兄弟獨叔在耳至則潃瀡供膳惟謹嬸葉恭人過舍忽患臃甚將告歸孺人曰嬸以好來以病往可乎且恭人無子誰主者急鬻參附親自炮煮數劑良愈恭人曰微夫人吾死矣四房無子毛孺人病革議後贈公季子余太君不從孺人進曰審爾鬼其餒矣夫姑所難者慮小郎出嗣無恒產且本宗舊業復無與耳苐從之他日析箸惟均毋慮也太君喜告贈公議遂定人謂孺人一言決大計諒矣其佐方子讀書脫簪珥給膏油辦裝橐將諸父羣從先後儁方子猶未遇或笑之孺人怡然曰吾夫子豈長貧賤者益勞苦相勸

勉癸卯捷至亦無喜色徐曰夫子大器自此始耳一日方子病疝狂躁不得寢孺人引燭視之紅暈浹背乃大驚拜天泣禱願減算差病者禱畢方子已熟寐詰朝有瘳蓋孺人誠感也訓諸子嚴闘文藝有聲輒喜否則引咎自責故諸子少長恂恂如也入學彬彬如也遇人謙和好周急鄰胡生貸粟計子母且十石貧無以償孺人召其妻立折券胡十五者鬻其妻已受直矣中夜哭別孺人聞之呼予粟三石且曰慎毋棄妻有不給當告我十五夫婦拜且泣且反直則娶者在途衆謝曰賴方夫人賜不鬻妻矣其人亦感歎而去他施棺賑粥多此類

勾當家事布衣操作積勞成疾入都後日劇方子深憂之則曰君奉　天子命修史儒臣職也奈何以兒女子病廢乃公事生平持白衣經準提咒彌留之夕指示家人若有見者問以他事不答遂善逝也嗚呼若孺人者可謂賢矣予既採方子之言傳孺人而泫然不巳傷孺人之賢而死與吾婦同也孺人孝于親與吾婦之生盡養喪盡哀同也孺人敬于長與吾婦之讓授產厚問遺同也孺人相夫以道與吾婦之分甘苦商出處同教子以法與吾婦之程課誦勵名節同也以至待物之慈也分人之惠也治家之勤且儉也無弗同者乃不永年而

沒同沒而有子殉之又同如之何勿悲也然予既爲孺人傳而于方子若有慽焉蓋方子與予所謂同病相憐者也方子之文筆妙天下曷不以述孺人者傳吾婦也

王東亭進士傳

新城王氏兄弟四人予識其三焉今祭酒阮亭先生司理揚州予于乙巳春訪之適西樵考功在署相與締交談讌歡若平生亡何西樵溘逝阮亭哭之過時而哀移書屬予作誄予哭之三年始克報命戊午秋予北上晤阮亭于京邸則東亭進士在焉思西樵而不見見東亭猶見西樵也東亭需次選人多四方之遊匆匆別去至

辛酉再入長安欣然復面前半載一病不起予過唁阮亭其哀慟如喪西樵時若予于王氏兄弟祇識其三已哭其二也可不爲大戚乎今秋予請急出都祭酒祖餞青門又屬予爲東亭作傳予交東亭雖晚然讀其詩想見其人已非一日即西樵兄弟往往爲予道東亭素履有繫予懷者東中郎祭酒所簒行述爲綴成之君諱士祜字子側東亭其別號也以生常熟官舍故小名虞山云曾祖尚書祖方伯皆前朝鉅公父封祭酒公母宜人孫氏君生而穎異十歲時客有舉焦太史竑字弱侯問者或曰亦魏相字弱翁意耳君從末坐對曰不然此出

考工記輪人竑其幅廣以爲之弱也一座驚其夙慧十五爲高材生工舉子業試輒冠軍甲午貢入太學　廷試時西樵以　殿試阮亭以會試同在都都人有三王之目癸卯舉于鄉庚戌成進士援例得授京職久之不除其卒也年止五十以前進士終焉蓋君抱槧名場蹭蹬三十年而未嘗一日立朝右用其才畧故無尺寸功業表見當世其不得志爲甚矣然其德行文辭有足稱者君天性孝友事父母柔聲婉容溫凊不離左右嘗封公就養廣陵宜人板輿踵至君往來侍奉飲食浣濯必躬必親及宜人之亡西樵死孝君雞骨支牀濱于殆者數

矣方西樵典試河南以磨勘下請室君留京師職納饘橐奔走營救炎蒸風雨不敢告勞出獄之日兄弟抱持涕泣感動路人阮亭在官臥疾君千里馳視手調湯藥一夜十起南北宦游歲時起居有長枕大被之樂出門小別輒洒淚賦詩執手不忍去其篤友愛若此宜乎祭酒言之嗚咽不知涕之何從也與人交恂恂抑抑雖生閥閱淡若寒素辛酉秋闈當分考君固謝弗赴其于名利泊如居恒靜坐簡默寡言笑雖其性然然意思蕭瑟窺其中若悒悒不自得者豈有遲暮之感與君雅好吟咏幼時諸兄弟夜集東堂擬和輞川絕句君詩先成有

云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嚮西樵爲之擊節阮亭于明湖舉秋柳社一時名士咸集亦推君詩擅場既而南遊汎大江至姑熟攬青山白紵之勝入南徐遍眺三山更歷吳越盤桓六橋兩峰間篇什遂多其在吳與與宋荔裳諸公游白雀寺賦五言古詩衆皆嘆其清絕以爲微雲河漢之比也比在京和張文昌秋居十首遂成絕筆今觀祭酒所刻藝圃京口題画諸作幾欲左把上浮右拍漁洋惜其遺稿散佚未有能傳之者故詩名少殺焉論者或疑德掩其言歐陽子云修于身矣不施于事可也而况見于言乎東亭特未施于事而其修于身者已

醇然具備且其見于言者亦郁然可觀矣嗚呼西樵往矣東亭繼之獨阮亭先生以巋然大筆爲海內宗工其表章兩兄不遺餘力亦欲使千秋萬歲人知新城有三王耳而予所未識者尚有仲子禮吉名士禧亦有聞于時

西堂雜組三集卷七

長洲尤　侗悔菴譔

箴二首

靜箴

君子養身莫善于靜靜如止水靜如明鏡水止乃澄鏡明斯應能明則誠知止而定息氣凝神收視返聽厥心惟淵其言也訒好動多凶或生悔吝處既寡營出亦不競道有行藏色無喜慍庶幾優游樂天知命

敬箴

君子存心莫貴乎敬人皆震動我獨斂巽人皆說言我

獨敦艮不覩不聞恐懼戒慎不偏不倚齋莊中正勿岐

二三勿失尺寸立不中門行不由徑履薄臨深參前倚

乘寧使謙勞無令怠勝敬之敬之克念作聖

贊二十二首

水月大士贊

明明如月空空如水誰其有之善哉大士我來竹林欲

詢微旨大士不言笑視童子

血書金剛經贊

善哉比丘結此弘願破血書經思度衆難是血是經不

作二觀我生四大總如夢幻惟有舌在金剛百鍊藏之

三年蓮花變現

關夫子画像贊

公不云乎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斯言也實聖賢理學之宗故其秉大義靖孤忠存兩間之正氣起百世之清風自王公以至士庶莫不想見其形容嗚乎此髯之絕倫超羣也孰謂使君與操爲天下之英雄

老子出關圖贊 爲袁翔九壽袁耳韓

騎青牛周柱史望紫氣關尹喜千百年一彈指今有人爲學老子提壺賣藥長安市聽之不聞名曰希乃知李耳原無耳

筆花贊 贈夏童子

梁江淹唐李白皆有夢花生筆夢已異況卽眞些童子如有神綠沉枝靑鏤管龍爲鬚毚作繭柬心纂蘭蕊香飛五出豔十光疑貯雲似含露染渟煙寫紈素抒錦繡奮鬱龍方舞象豈雕蟲桂之林杏之苑花之兆爲君勉

楊聖棨竹篆贊

作大篆始史籀斯小之印文就和氏玉赤刀剖他山之石亦可久有客斵竹巧鐫鏤骨節玲瓏勝瓊玖葳蕤繡蕩盤螭紐攜置篋笥輕無有奚取黃金大如斗君家子雲薄雕蟲吾歎小技堪不朽

夏治徵挈画贊

剪綵成花粘膏續髮魏殿針神吳宮機絕絲繡雙纏組合五雜彈指山川列省人物狡獪伎倆游戲生活金粟虎頭芭蕉摩詰對此絕倒大巧若拙

徐太僕遺像贊

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徐公非其流亞歟不捕黃門天幸耳黨人起者爲三公而公馬曹且外徙優游林下以壽終而公自恨欠一死嗚呼公雖不死直節存豈似中庸胡伯始

王貞女遺像贊

賢哉貞女以身殉節哀哉貞女以節殉身八歲之婚姻及爾同死十六年之伉儷以我御貧其剛烈之性堅忍之操殆古丈夫之握拳透爪齒齒穿齦者耶乃其烏鬟翠袖慘淡蛾眉則依然窈窕之佳人也蓋左氏之稱子太叔曰美秀而文予于貞女亦云（貞女名秀文）

周烈女贊

生同衾死同穴夫婦之愛也女而未嫁其愛安在從一而終誠不可以再矣然何必速死之為快也蓋人之出于情者有緣而本乎性者無待彼惟知殉死之安而不為求生之害原其心已立乎生死之外矣夫生死猶且

忘之又何節烈之名足爲芥蔕也噫

雙節贊 馮少司寇祖母陳氏母陳氏

臨海之隅雙闕巍乎有嫣合節婦其從姑兩世不祿子遺藐孤遞代鞠育撫掲捋荼乃成驥子翁雲天衢碧鷄金馬載馳載驅王事靡盬尸饔與俱尚慎旃哉母曰嗟予先君之思寡人曷諸有司入告表厥宅閭鸞章象服式歌且圖夫人受之云何不愉潸然出涕聰念黃壚曰歸曰歸兵火載塗廻望故鄉永訣板輿王臣蹇蹇奔走號呼跳身荊棘報命京都 天子勞之彤弓路車汝掌邦禁三典用敷臣拜稽首伏闕上書 王師南下滇逆

旣除乞歸葬母旅櫬是扶永錫爾類　天子曰俞遂返石門匍匐倚廬焚黃馬鬣光耀丘墟嗚呼二母泉下同居相見悲喜歎息欷歔化及台人世美龍符移忠作孝賢哉大夫

施愚山秋林讀易圖賛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恒德之固復德之本制禮以謙辨義以井履和而至巽稱而隱此讀易之大略而未盡也先生蓋讀賁而有感焉曰文之盛質之衰乎夫是以翠然高望穆然滋思觀人文之變鼓天下之辭及其得意忘象得彖忘言則復歸一畫于無極通十翼而化之非

極深而研幾其孰能與于斯

陸介菴十美圖贊

噫嘻誰與胡然而儒胡然而浮屠胡然而美人圖豈散花之維摩抑出定之文殊若作色中之阿難將疑佛氏之登徒吾聞先生蚤學易而知命者其于斯圖也何居先生笑曰吾之業及大過之二矣所謂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者乎

丁飛濤像贊

少之時爲文壇之飛將及其壯也稱南宮之小相今將老矣退而隱于西湖之上吁嗟乎丁令歸來管寧無恙

商山採芝鹿門倚杖吾知先生蓋學易者此儉德避難之象也

許愼哉像贊古佛對坐

人謂此子疲于津梁趺坐而坐爾我相忘膽瓶貯水竹罏添香欲問佛法敲取胡琳

許青浮像贊

大夫松丈人石誰參此煙霞客玉斧仙玄度禪丁卯子書畫船尚湖濱虞山下歸來兮斯人也

曹雲材像贊

目眇眇望山水口吶吶談名理指拂拂揮藤紙腹便便

笥經史或倚或坐不衫不履嵇琴阮嘯林下容止人以爲魏世家吾以爲晉名士也即其洗硯于墨池者猶似右軍之童子

曹若濟像贊

雍容爾雅被服儒者呼吸黃庭吟弄般若心鍊朱雞目空野馬富貴浮雲風塵飄飛天真爛熳道韻蕭洒今之人與古之人也

生洲北遊圖贊

于思于思亦白其馬載馳載驅冀北之野遨遊公卿跌宕風雅燕市賣藥以代盃斝酒酣悲歌若無人者孰能

聽之曲高和寡盍歸乎來把臂林下執鞭可求一何憊也

高宿登剖腹療母贊有序

刲股之事不載令典以其近于毀傷也然其心良苦矣高君宿登乃剖腹以療母疾此安金藏之所爲幸而不死豈非天佑其節乎吾聞君之父從軍殉難亦忠之屬也而君以孝嗣之君又隱于卜者斯足以風世矣故綴以贊

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危身救母天相不死龜筴傳中一行足紀人之無覩不占而已

惠思上人遺像贊

吁嗟乎惠思一瓶一鉢常住盧師一瓢一笠遠遊京師為大悲殿經之營之為華嚴壇禮之誦之二願未了一旦長辭四十九年電火飈馳回頭猛省冷煖自知本來面目認取如斯若云不識對我者誰吁嗟乎惠思

永平上人像贊

新可之孫惠思之嗣及爾永平盖歷三世吾見其人已亡其二爾能代興善繼先志乃堂乃構乃供大士手手所指千目所視楊柳花香莊嚴如是吾知盧師之菴化為觀音之寺而爾之像可列于善財童子之次

疏七首

盧師菴大悲殿募疏

葑溪有盧師菴惠恩上人主之昔年先君子與里中諸友結放生社于此故予往往從之游距舍下不百步許甚熟也菴雖小木魚鼓鐘莊嚴畢具獨塑大悲觀世音香像法身長大未有覆殿惠恩心恒念之酉戌間繭足三千里訪蔣虎臣太史于京師蓋太史嘗寓菴中發願及此値其索米無策勉實其囊以歸歸與工人估較尚不及三之一則又縮縮不敢以輿也去年惠恩一病幾殆病中每以此殿未成涕淚悲泣迨疆起而力已憊矣

其徒永平畣然欲遂成之爾祝里中長者以歲之不時力弗暇給于是獨走百里荷板托鉢呼號搏顙以乞諸大檀越其事之濟否雖未可知而其願已堅其行亦苦矣惠思請予一言予無廣長舌焉得人人而說之無已則有大悲觀世音之八萬四千手眼在乃說偈曰

凡眼但見金眼閉金亦死凡手但握粟手啓粟有幾我佛方大悲衆生乃狂喜佛眼青蓮花淸淨雙眸子佛手兜羅綿光明五輪指千手持一切千眼觀如是度此毒漏根免彼利鈍使願建旃檀林同飲功德水布金有餘錢施粟有餘米仰首看如來金粟在這裏

竺林菴募疏

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古先哲王豈無政刑禮樂以化民成俗而必致力于神者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河圖洛書皆是物也故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申之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佛氏之教盛于東土久矣然其大旨出于空虛寂滅清淨無爲疑其無以驅天下之耳目而爲之役惟觀音大士廣大教化感應昭著故人奉事尤切而其默相潛運捷如影響往往有大力者負之而趨則亦神道設教之意也吾郡吳橋聚雲村士人素朴有陸氏子一旦爲神所憑言禍福

頗驗于是遠近男女捧瓣香而至者日衆叩神來意欲
于此地建觀音道場躬爲護法其結願堅而持論正非
若神降于莘石言于晉者比然則人固不能爲神殆大
士教之也抑經所謂現天大將軍而爲說法者耶予旣
聞而異之恐其說之涉于巫覡也特往東山延平懷禪
師結茅卓錫以董其役名竺林菴焉吾知遠近男女念
彼觀音力者瓣香之至益盛于前則此菴成于不日誠
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乎蓋神以佛爲體佛以神爲
用以神治人聖人之道易道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
知神之所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鼓之舞之以俟君

子

募藏經疏

浙江天目山中峰祖師禪院爲今玉林國師卓錫之所道場甚盛獨藏經闕焉未備有弁山慈上人焚香誓募供養大衆甚大願也然求之數年而不得今復徵言于予予謂佛家弟子宜求如來秘密藏爲第一義語言文字之爲藏則末矣自摩騰馱經羅什譯字貝多書寫如恒河沙安能卷卷而尋之葉葉而數之乎梵筴雖繁其中微言妙義不過幾部部不過數言而已何用云云者爲雖然佛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不立文字教外別傳

則凡教中所傳皆是物也爲修多羅者爲毘奈耶者爲阿毘曇者一一具有佛法存焉即欲求如來秘密藏者博學而反說之思過半矣昔趙州和尚下禪牀轉一匝傳語婆子轉藏經去也上人若悟此旨一大藏經在吾眼前若猶未也支那撰述總無是處何不舉此問取玉林老人

廣佛院募疏

今天下窮極矣而儒者更甚雖使顏淵持疏子貢托鉢不能救夫子七日之餓也乃浮屠氏朝建一刹夕營一像取諸檀施咄嗟便成豈西方聖人之靈果勝于東國

聖人乎蓋世人皆有貪心佞佛者多得福耳然吾見宰官居士往往于名山大地作洹河沙布施而窮鄉廢寺曾莫過而問焉邃佛場中猶好名如此豈不住相之謂乎若佛法平等其視祇園八十頃與毘邪十笏無異也其視八萬四千獅子座與尺寸金身亦無異也而一二瞿曇苦行行乞比之叢林四門化主百倍其難尤我佛之所護念而善來長者之所矜許也中街廣佛禪院爲宋目文和尚所造鼎革兵燹日就頹敝二殿漂搖諸佛露處院僧會一悲憫涕泣誓願更修而以募疏徵言于予予四壁蕭然無一毫一撮之助僅探三寸毛錐爲老

偕饒舌未嘗不自笑其窮且使予饑寒交急望門投止效陶潛乞食杜甫乞絲必遭嘩罵而返而顧能以片紙隻字召人金錢土木之供乎亦惟佛力廣大能令法雲慧日隱現行間寶相金光飛騰筆下見者歡喜踴躍贊歎希有則吳門萬家裹至輻湊而廣佛禪院不日告成矣書此歸之并以發諸君子一笑也

大悲像募疏

梅隱笠公座下衲子潛修以疾盲幾十年矣日夜拜誦大悲觀世音名號及陀羅尼咒求脫苦難一夕夢人引至一室大士現女人身手繡福壽二字示之潛修豁然

洞見踴躍贊歎而覺亡何有吳江醫者浦生投以良藥一月而一目明三月而兩目皆愈潛修于是涕淚悲泣誓摩頂踵募裝香像以答慈恩而乞言于予予惟觀世音菩薩從聲聞入道故妙音能勝世間音而加之以觀則以目治耳其義有不可思議者矣經所謂眞觀清淨觀廣大知慧觀悲觀及慈觀應作如是觀而況大悲一身具八萬四千寶目假使以菩薩一目度人一目亦有八萬四千之盼若以神通法力變爲恒河沙數諸目則普四天下悉化爲光明藏而忍視盲者之倀倀何之乎雖然莊子云豈獨目有盲哉心亦有之盲千目猶可救

也盲于心不可究也吾願以如來之五眼照衆生之三心俾去其貪嗔癡愛以進于定慧圓通則一片靈臺金鏡可刮豈惟卜子夏左丘明輩念彼觀音力哉潛修試以吾言告之仁者

太保疏

吾郡有十土地而赤蘭相王獨尊其踢履幾徧東南獨廣大方之列國如齊晉然非邾莒比也廟貌森嚴冕旒黼黻埒于王者殿前有太保威儀孔武近以丹青漫漶里人謀所以修飾之而乞引于予予竊疑焉土地之神班列在城隍下城隍爵秩視今諸侯而土地顧得稱王

何歟至太保爲周三公畢公保釐乃膺斯號人之稱是神也其謂之何豈陰陽異路官制亦有不同者歟然王之福斯地也甚靈太保與有力焉里人奉事唯謹其可不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乎新之便助之亦宜

爲篘上人募靜室疏

篘士禪師靑山面目明月威儀薰修正爾妙年風雅居然名士向袒肩于泖水近禮足于靈巖戒具升堂心空及第吾輩偶言邂逅久與周旋喜成初地之交獲接彌天之論欲留飛錫未葢把茅顔破羞囊共營精舍毘邪之城十笏可坐維摩達嚫之籃五重同藏迦葉庶使黃

花翠竹遍布招提并將折板門鎚問參般若惟求長者乞與上人

述二首

先室曹孺人行述

嗚呼痛哉吾妻死耶吾不知吾妻之何以死也妻之隨我已四十年我之別妻僅一百日故吾但知妻之生不知妻之死夫之死而知其死者之痛未若之死而不知其死者之尤痛也吾旣不知吾妻之何以死又安能知吾妻之何以生哉兒子珍奔喪顛行號哭以請曰吾母生平兒略知之今寃梟荒瞀弗能述也吾父豈忍遺諸

予哀其意揮淚語曰汝行矣吾志之葢行十日而後能筆也嗚呼痛哉吾妻曹氏諱令字淑貞父應旌例監任至咸陽知縣母朱氏婦少讀書以矜疾未卒業然深明書義針指尤工年十八歸予葢端莊淡靜人也婦翁素封貲裝頗設予家儒素顧之不樂婦揣予意卽去盛飾椎髻操作有少君德曜風焉天性至孝在家得父母歡心事舅姑拳拳曲謹饋獻便繁花燭之夕親長贈貨數十金悉裒爲兩大人壽予問之曰婚禮多費少補十一吾夫婦蔭下奚私蓄爲旣見予衣敝檢篋中新衣改領袖服予予卻之曰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勿嫌褻也

予笑而着之又見予家食粗糲伺予考試或會課歸私市酒肴以進予怪其費則紿曰非也此兩大人賜耳旁有侍女抱兒立者麾使去曰毋恩乃公分甘爲然自奉菲薄日夜與予對食未嘗舉一盃下一箸也予與諸友結文社不時過從不敢告父母治具婦脫釵梳咄嗟立辦聞吾父母有緩急傾筐倒篋俾付質庫至典絕不復問也予下帷誦讀婦刺繡佐之焚香煮茗必盡丙夜或乞予授唐詩詞曲短歌長吟以爲笑樂予五試棘闈不遇與婦楚囚相對中宵涕泣未嘗不淚漬枕席也丙戌之役南中小警有訛傳予凶信者婦悲駭欲自引决旣

而曰焉有賢如吾夫而客死者乎上堂慰舅姑卒無恙戊子予拔貢　廷對授推官意不欲就婦曰君年雖少父母老矣奈何拘偏見不邀一命爲榮親計乎予乃謁選得永平二親以道遠不願就養婦處予孤寂挈子女提襆被走三千餘里抵塞上詢予治狀聞堂上敲扑聲輒慘然不樂謂予曰刑官多殺人盍種陰德及子孫乎故予爲吏雖執法蒲鞭示罰而已既以擅責投充鐫級有勸予疏辨者婦曰歸耳父母老矣奈何戀升斗違膝下予遂挂冠不復出也吾父析箸諸兄弟各授薄田婦聞之私謂予曰何用田爲舍前有小園請乞爲抱甕地

且可娛老人晩景遂命工加葺理焉吾父數過水哉軒賞花釣魚婦釀酒擊鮮旨甘必具吾父安之每向人稱新婦賢云丙午吾母亡壬子吾父歿婦侍藥含歛哭泣盡哀喪事苴麻葬事窀穸費用不貲予憂匱乏婦曰君奈何與諸伯叔比竭力拮据雖鬻產勿惜故予得黽勉襄事報先考妣于九京者是婦之成也與人謙和善下內外親串歲時亟問榛脯之遺從厚心好施每苦無財然里翁鄰媼尺布斗米無不沾也御下役必恤勤苦而衣食之雖童僕幼婢不加夏楚故感其惠者頌聲無間焉惟教兩兒頗嚴童試小不利輒恚曰汝父以不第終

身為恨爾曹奈何不努力每遣小鬟潛往書室偵官人
讀書否云讀則喜賜茶果否則詬責隨之故兒輩畏母
教過于父也兩兒游庠婦弗喜曰人言窮秀才做不得
須尋進步及乙卯秋珍捷報至始一色舞語予曰吾每
至八月報錄時心膽墮地淚涔涔枯矣此番差强人意
雖然恨舅姑不及見之因垂涕待媳婦如賓客初入門
見粧奩薄恐兒輩有言呼諭之曰人貴得賢內助貧財
不足貪也過之有加禮課三女讀書習大家七誡曰吾
家訓也皆婉婉有母風凡娶婦三嫁女三內治帷帟外
治庖湢井井如也其他穀米酒醴醯醬絲枲織悉鈞較

勞勤不辭辨色而興殘燈而息門戶支持不遺餘力矣
性儉樸無華嫁時衣飾爲予廢盡及隨任稍爲置簪珥
襦衫數件至三女出閣悉分予之雖邀 封典不施象
服荊釵裙布草草淡粧而已生平不名一錢人以宦歸
乞其私橐婦揭淋頭箱示之空無有也皆歎息而去素
志恬淡自予歸田後絕不作仕進語每挑燈對坐謂予
曰宦海風波偕隱爲佳安得扁舟筇杖與君徜徉山水
間且乞一龕佛火修蒲團靜課吾願畢矣族女聞宣草
堂善知識也每至留話竟日聞穹窿靈巖諸勝欣然慕
之約予中秋往禮楞嚴大士爲十日遊今已矣傷哉婦

性卞急小不如意輒嗔恚俄頃卽止居恒厭苦家政曰吾婚嫁畢圖作閒人奈何令我爲竈下老婢乎愧謝之然終不能解脫負負無可言者乎既不事生產四壁蕭然公私逋負左支右吾朝虀暮鹽有時不給至人雖無徧謫未免有禦窮之感乎又頻年遠遊婦夢寐愁思嘗食長歎知其鬱鬱久矣婦大產八小產六每產血暈昏迷數次然憐愛兒女必親抱哺卽瑞兒生官舍猶不肯覓乳媼筋骨勞傷由此而致所以有氣血兩虛之症也婦久患箭風有老嫗以桃艾消摩兼用鍼挑醫則丸散雜治時發時止迄無全效每至夏令卽不飯止啖瓜果

予私憂之然見其動作如常體有肌不羸弱因笑謂此易所云貞疾恒不死者何慮焉不意六月十七日忽發蠱脹甚重此瑞兒七夕之信也繼云仍是箭風有專科延治已愈此婦兄曹隆吉八月之信也瑞兒時赴鄉試無信至十月十六日訃至則云氣血兩虛衆醫皆投參朮無效竟不起矣痛哉反覆思之血虛是矣氣則虛中有實予在家用參必以橘半香砂等味參之今用朮恐助氣滿蠱益固風益閉矣又未知全劑如何其爲蠱耶風耶氣血兩虛耶未知孰是此吾不知婦之何以死也婦病始而重繼而愈卒于不起未知此三月中常飆掀

禱否曾強起否後復發因何其痛楚如何有遺囑否信中皆不詳此吾不知其死者之尤痛也今春薦舉　詔下予欲堅辭婦曰此　君命不可違且大兒公車相攜甚便行矣自愛勿念我也遂起束裝包裹紛拏收拾旁午置酒話別強爲歡笑竊其中似有不自得者婦何以不阻我行豈逆知　朝廷求才盛意斷難固却抑稔知吾本無宦情必不久戀京華不過一年之別詎料別五日而病作遂成永訣且使兒銜終天之恨也痛哉吾舟中寄信附詩四首中云竟成垂老別不盡遠相思爾時自許不祥果成詩讖珍兒九月中忽患心痛終夜不寐

問之向無是症也豈嚙指之感耶吾以苦情哀告吏部不許給假只得遣兒奔歸登車一哭馬首遂東煢煢老翁羈棲于此夫妻死别父子生離人生到此尚何言哉嗚呼痛哉婦生于故明天啓辛酉八月十一日申時卒于皇清康熙戊午九月十九日酉時享年五十有八以伺任直隸永平府推官覃恩貤封孺人子二長珍康熙乙卯科舉人娶丘氏前丙子舉人壽寧知縣衍卿公女次瑞長邑庠生先娶鄭氏保御兼山公女繼娶金氏前癸未進士晉江知縣際升公女女三長瓊華適前壬戌進士刑部主事雲洲湯公孫文學子定公子萬焯

廪生早殀次瓊瑩適壬辰進士芝庭陸公子德元丙辰
進士池州府學教授次瓊英適太傅文通公豈凡金公
姪孫文學子政公子秉寬孫一世求幼未聘珍出孫女
四一字太學蔭三陛公子熾一字巳亥進士長寧知縣
雲客彭公孫丙辰會狀翰林院修撰訪濂公子始乾一
幼未字供珍出一幼未字瑞出侗以糟糠之妻並無妾
媵伉儷之重有似賓朋不勝私情敢以兒女之言塵大
人先生之目伏望垂念旅人無告并憐小兒望鄉之哭
俯錫片言用光泉壤吾妻爲不死矣臨筆嗚咽不知所

先考遠公府君暨先妣鄭氏行述

嗚呼先君棄不孝倜已十二年先妣去世則十八年矣先妣之葬在康熙壬子二月至十二月先君合葬焉距今癸亥亦周一紀而倜尚未纘述行略以乞志表于大人先生不孝之罪其可擢髮數哉顧先妣葬時先君在也先君葬時又兩長兄爲政倜季子未敢操筆且三月而葬經營窀穸皇皇弗及則以處士欽蘭所撰生壙誌權瘞諸幽從先君命也乙卯伯兄倜亡庚申仲兄份殁既而四弟佺五弟俊相繼殞逝痛念兩先人生子七人喪已過半倜今年六十有六覩息僅存悲泣之餘中夜

驚惕曰吾父吾母其謫我乎乃自戊午奉
詔備官纂修明史剌促無須臾之間今以犬馬之疾請
急將歸會遇
皇上二十年蕩平覃恩得贈侗故父瀹爲徵仕郎翰林
院檢討故母鄭氏爲孺人侗感激榮哀方捧
典勅焚黃墓門于是追求兩先人遺行補述一篇回思
數十年事恍如昨日而老至耄及記十忘五倘徼鉅公
鴻筆採擇而潤飾之感且不朽我尤氏之先周文王第
十子聃季食采于沈爲氏今汝寧地也唐末有遷泉州
者避王審知嫌名去水爲尤宋天禧中始祖贈待制公

諱叔保避難入吳命長子贈少師公諱大成居無錫白
石里次子贈少保公諱大公居長洲西禧里長之後爲
文獻公諱輝官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少保贈少師
錫之後爲文簡公諱表官煥章閣待制禮部尚書少師
贈太師莊定公諱靖官端明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封毘
陵郡侯度宗嘗幸其第題柱間云五世三登宰輔奕朝
累掌絲綸葢實錄也自宋訖明簪纓不絕代有聞人則
倜所著述祖詩言之詳矣莊定四傳教諭公諱玏少子
諱昆復遷于蘇轉徙斜塘以耕讀世其家迨我高祖處
士北川公諱鼎曾祖處士逵夫公諱聰倜已不及見矣

侗猶獲事先祖清宇公諱挺秀文學鄉飲賓給七品冠帶先祖妣李氏生一子即先府君也府君諱綸字九之別號遠公配先妣鄭氏少府君一歲府君二十七歲而生侗及侗之長府君年已將艾雖未覩府君之少儀然竊聞之先祖妣與先妣云府君性至孝先祖素剛嚴雖獨子不姑息一經口授徹丙夜不休稍倦則夏楚隨之平時一言拂意輒推案呵叱索大杖府君涕泣長跽久之方解退而咿唔如故無怨色故府君四十五十恂恂猶孺子也先祖妣慈惠委曲調護而先妣婉娩承之能得二人歡心庭闈之內愉愉如焉先祖垂老猶秉家政

先君先妣自衣食外不敢名一錢七十而傳竭力奉甘旨即有所私賚敬戒無違翁媪皆享高年卒之日擗踴擗擗哀毀盡禮此何以童孫執紼身親見之者也先君與先妣雝雝相莊旁無妾媵而舉七丈夫子嘗謂人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何必蜚羽詵詵乎名其堂曰七業以示教也然府君教子每濟以寬與先祖異先祖旣以宿學不遇府君稟其庭訓揣摩益工文藝冠一時自督學使暨郡縣有司歷試高等然四踏省門弗售援廩例入太學再赴京兆卒報罷識者爲府君搤腕府君怡然曰此固命也于人何尤猶記庚午南闈有里大子以關

節私授府君府君正色拒之其同舍生賄而鈎取遂弋獲去或竊怪府君府君謝無有退而語倜等曰此愼不可徼倖且彼之捷亦命也豈可因其詭遇喪我生平乎其守正如此弘光南渡仕宦雜然並進或為府君勸駕府君愀然曰銅駝荊棘亂將作矣吾豈可褰裳就之乎速營斜塘村舍為避兵計卒免于難君子以為知幾府君雖儒生究心世務而于鄉邦利弊籌畫尤悉自先祖講求荒政助前後縣令請賑請蠲置學田贍貧士分十八水區緩征輸邑人賴之府君因是備攷闔縣田賦出入輕重不等多寡幾何酌為漕糧官兌之規條鞭花比

之法令下車問焉則告雖老吏歎爲弗如旣行公私稱便府君退然不自居也長邑患僞役役至則府吏胥徒食之下戶累之富者日貧貧者逃亡而莫之救也府君以爲感乃集通都大姓議買役田捐家財倡之餘用貧富差等爲公儲首名田若干畝糧長田若干畝倚租入辦役輸以歲計踐更者稍稍避矣府東南城門曰葑門門以外盡大澤也波濤淼然帆檣相望近郭陂塘常遭衝齧嘉靖中耆民張倣請當金鏡湖口建黃石橋以鎮過蓄泄之歲久而圮府君鳩衆修築屹然成梁民不病涉望氣者亦謂玆土尚有利焉渡湖里許卽斜塘聚族

而居者皆尤氏其傍村落非親戚則故舊也人以畊田織席爲業無中產死者不得殯多用火葬府君愍之劃莊後高原爲義冢俾衆姓各占方隅纍土標識之其農夫負租或以婚喪稱貸者凶歲無以償往往呼而折券莫不搏顙去往先祖居鄉鄉人尊爲祭酒排難解紛凡事必質成焉逮府君亦如之雖在城襁負而至而城中亦推鄉約主卽羣不逞之徒聞長者言相與悅服仁愛及物每月朔望于盧師菴結放生社贖魚鳥以千百數有庖丁驅病牛過于門牛伏地哀鳴鞭之弗肯起府君亟解囊贖之牛若叩首狀寄畜寺中越宿而斃仍買隙

地堙焉人以爲德感先君晚好二氏持斗齋準提齋先
妣長齋幾二十年靈宮梵宇分衞募施不遺餘力即在
家蒲團香火晨鐘暮魚宛然毘耶居士也時而黃冠時
而黑衣每誦顧阿瑛儒衣僧帽道人鞵之句故自稱曰
三一嘗𠉀官永平時迎養不願往曰吾優游里門安能
僕僕數千里與風濤塵坌爲緣乎既受　貤封不拖章
服亦不張輿蓋以一童子自隨泊如也郡大夫歲舉鄉
飲禮再延府君爲大賓府君固辭曰先君子嘗居此吾
何德以堪之平生好游山水扁舟兩屐時往來虎丘玄
墓間至窮西山深處巉嵒絕壑探索殆遍𠉀與儕輩追

隨輒半塗喘息府君顧之而笑謂濟勝之具少年不老人若也振衣躡足不假笻杖必盡日而後返嘗登九級浮圖直造其顛徑下無倦容時年七十餘矣旁人見之詫曰矍鑠哉是翁其地行仙乎府君亦自喜呼酒小酌發爲歌咏今所傳虎丘竹枝詞西山竹枝詞是也其少作有江上吟坐中句雜著數種藏于家與萬峰剖石靈巖繼起宏儲施兩生爲方外交然府君不參禪不事修鍊道書釋典曉大意而已曠達觀空實得禪家三昧精力堅強養生主義以過也舍前有荒圃府君題曰亦園每暇即課老蒼馳蒔花種竹婆娑其中旣以授例略

加葺理構水哉軒揖青魚計二亭芙蓉滿池鴛鴦飛來
先君顧而樂之間招賓客銜盃話舊濯淸流追凉風悠
然自適也先妣德性沉靜寡言笑晏坐房闥不越跬步
日對古佛爲伍見先君朝夕彳亍竊心非之先君亦笑
謂卿用卿法我用我法而已先妣體羸弱鬱鬱多病藥
餌未嘗絕先君深憂之時相勞苦因言死生常耳惟病
臥牀簀爲大苦事吾即未能預尅死期但求熟寐而逝
足矣至臨終日身微熱猶飲啖如常侗進湯藥却弗御
方倚枕談家事少頃鼾息聲漸微燭之瞑矣嗚呼當
是時不孝等因倉黃驚愕哀痛欲絕而先府君之逍遙

但化豈不超出尋常萬萬哉先君一生隱約不得志于
時然善自遣嘗曰若中尋樂忙裏偷閒此吾受用法也
又書座右曰學喫虧蓋得老氏學者其諭侗等則曰士
君子殫爲善而已功名遲速自有天數然吾家讀書修
行已積三世後必有興者及壬子榜發六弟何獲雋先
君爲舉一觴曰吾得見少子登賢書可以下報先人矣
先是先祖爲先曾祖卜兆謀之地師地師曰子欲富乎
貴乎長子孫乎先祖曰富貴吾不敢望但吾獨子欲添
丁耳地師因指官山一坏土曰此人丁旺地也富貴吾
不敢知然六十年後周而復始其大昌乎地主素與先

祖善鬬之遂昇焉時爲萬曆壬子是歲即舉先長兄鵬
六子繼之無一殤者自時厥後孫曾日繁迄康熙壬子
先君葬先妣時述斯語而是秋果驗乙卯孫珍復舉于
鄉戊午𠉀以博學鴻儒徵
御試特授翰林院檢討壬戌珍成進士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𠉀居恒飲泣以爲微祖宗世德不
及此而又痛兩先人之不及見也即地師之言亦信而
有徵矣曩先君相地久不獲旣而幡然曰吾依先人之
丘壠寬𡨋妥矣奚事他求故宮山之陽三代同封見若
鼎者焉旣葬先妣遂自治生壙與親友盤飲其中屬欽

子爲之誌銘達哉有趙岐司空圖之風矣先考生于故
明萬曆壬辰九月十六日午時卒于
皇清康熙壬子九月二十八日戌時享年八十有一先
妣生于故明萬曆癸巳九月十一日亥時卒于
皇清康熙丙午二月二十五日亥時享年七十有四子
七長倜庠生娶史氏俱卒次价廩生卒娶吳氏次即不
孝侗戊子拔貢生翰林院檢討娶曹氏卒贈孺人次佺
庠生卒娶宋氏次俊庠生卒娶陳氏次何壬子舉人黟
縣教諭娶吳氏次倬廩生娶馬氏女一適庠生許王增
卒孫瑗娶周氏俱卒珪娶閔氏侗出白英太學生娶金

氏价出珍壬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丘氏瑞庠生娶
鄭氏繼金氏俱卒㑊出珂庠生娶顧氏佺出珏娶陳氏
价出嗣于俊元珩娶顧氏瓏未聘何出琦庠生娶陸氏
璋璟俱未聘偉出孫女倜出者三長適顧溙次適唐■
次適奚■价出者二長適華袞次適林■侗出者三長
適虞生湯萬焞次適丙辰進士候補國子監博士陸德
元次適庠生金秉寬佺出者三長適陸■次適庠生顧
嗣開次適庠生顧鴻昌偉出者二長適庠生丁璜次字
施■曾孫世名娶楊氏瑗出世求庠生聘華氏珍出曾
孫女珍出者長字庠生陸熾次字彭始乾次俱未字

門人徐元文塡諱